



The 17th Baihua
Literature Awar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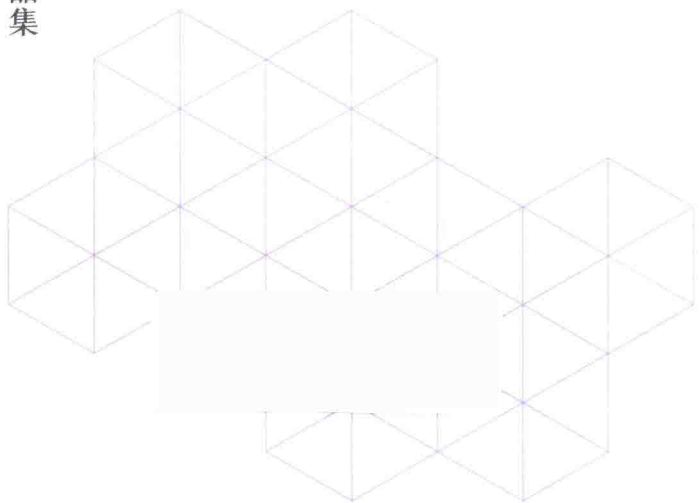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月报

原创版

获奖

作品集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
编辑部 编

见证文学的力量

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

小说月报

原创版

获奖

作品集

The 17th Baihua
Literature Award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月报原创版获奖作品集 /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306-7356-0

I. ①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7903 号

选题策划: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

编辑统筹:韩新枝

责任编辑:刘升盈 徐福伟 装帧设计:任彦

刘洁 饶霁琳 内文设计:郭亚红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188 千字

印张:9.5

版次:2018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8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,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,违者必究。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联系电话:(022)84840016

目 录

短 篇

- 叶 弥 雪花禅 3
何大草 印 红 21

中 篇

- 叶广岑 苦雨斋 57
李 铁 越 狱 109
杨映川 马拉松 155

长 篇

- 连 谏 你是我最疼爱的人(存目)
阿 袁 师母(存目)

新人奖

- 钟二毛 无法描述的欲望 217



叶弥，本名周洁。苏州人。1964年出生。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。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雪花禅

○叶 弥

男人要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战场，连社交界都不例外。但是真的战争来了，何文涧却要逃到西安。

世道这么乱，他要去西安的消息一传，还是有数不清的人冒着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前来告别。吴郭人对他的尊敬，就在告别中。昨天，忙乱中，不知谁把一个条幅挂在他书房外面，写着：你走了，城就空了。

何文涧见此条幅，流了泪。他知道这句话的凶狠。吴郭在上海边上，上海昨天沦陷，吴郭也快了。他现在要逃命。

这几天，说不尽的依依惜别，把何文涧搞得心力交瘁。何文涧不喜欢死亡，不喜欢告别，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，自由快乐、风花雪月。

所以，你看：何家的马厩里，养着两匹高头大马，时不时地喷出威武鼻息。院子里的喷水池边，停着吴郭第一辆小轿车，车夫是从上海雇来的。两辆自行车，时常亮闪闪地倚靠在假山边上。何家的大门口，永远停着一辆黄包车，拉车的小江，也是何家的花工。后院子里，放着一乘四人抬的小轿子，何文润的父亲用过的。除了骑马，有时候，何文润也会坐上小轿子出游，轿边走着几个盛装丫鬟，有时都穿旗袍，有时全穿洋装。全吴郭，只有他喜欢这样玩。何宅后门口的私人码头上，停着他的画船。为了这画船，他用了两位厨师，一位点心师傅，一位烧菜师傅。明月皎皎的夜晚，叫上三五好友，摇着橹，师傅做菜，丫头上酒，他们吃着绿豆糕，沿着碧清的小河悄悄滑行。沿河人家的后院子里，常有桂花、玉兰花、栀子花、金银花、玫瑰花。花香徐来，晚风轻拂，赏天上的月亮和沿河的灯。

他会玩的还不止这些。家里两间大屋子，一间放他的行头和琴、筝、鼓、弦、琵琶各色乐器，他演唱京戏、昆剧、越剧时，用得着。他也自编自演时尚的话剧。另一间大房子放他喜欢的古董、书籍和纸砚笔墨，供他在这里写字绘画，研究金石。宣纸旁边，放着名贵的莱卡照相机，柯达的镜头。全吴郭城找不到第二架这种相机。他拍下他的妻女和丫鬟的姿容。

去西安前夕，光景撩人，满院子的蜡梅一朝开放，走在浓重的香气里，像穿了一件香气的外套。

现在，他要与这些风趣甜美的生活告别了。他要做的事，是逃命。昨夜，他是哭泣着入睡的。

清早起身，焚香，香是藏香。洗脸，擦脸的丝巾上滴了自制的玫瑰露。然后，喝了半小碗厨房里做的桃胶蜂浆桂花水。早点是茯苓粥、虾干拌香芹菜、桂花腌茄干。这些东西都拿到书房里吃着，仆人阿进来报告，门口来了一些学生，他们要求何先生与吴郭城共存亡。

何文润听了，半晌才说：“存是可以的，亡？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。即使我思想做好了准备，我的肉体怕也不答应。”

阿进说：“我怎么回他们？”

何文润说：“你去告诉他们，人有生存的权利，只要不妨碍他人。人也是自由的，只要不犯法，不当汉奸，做什么，他人不得干涉。”

阿进说：“老爷说的话，学问太高。恐怕我还没到门口就忘记了。”

他到大门口，对门口的人说：“都回吧，我们老爷说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大家逃命去吧。”

刚说完，他额头上吃了一块石头，回过神来，学生们早跑了，面前站着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是何文润最喜爱的学生潘新北的叔叔，便叫了一声：“潘叔叔有什么事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让你见笑了，我知道何先生要走，来要些他不要的东西。”

阿进说：“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家里没有不要的东西。我早就说你不是个好人，你要是个好人，也不会不养新北，把他从小抛在花神庙里。等到我家老爷资助你们新北读书成才，你倒上门来拉拉扯扯的，好意思吗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不是我不养他，我养不起他。只怪他自己命苦，六岁就失了父母。我自己也有四个小人要养。”

他说着话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大石卵，说：“最近时局太乱，我出门总带一样东西防身用，你快进去和老爷说，不然我也请你吃一块石头。”

阿进进去对何文润说：“潘叔叔来了，他知道我家要走，来要点东西。”

何文润听后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他好久不上门来了，一定不是光要东西。你让他进来吧。”

潘叔叔走进书房，看见何文润吃剩的桂花腌茄干，说：“口水都流下来了，何先生赏给我吃吧。”一手抓了就吃。

何文润不喜欢他的吃相，转脸看墙上挂的一幅唐伯虎字画，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先生把那带不走的吃饭桌子赏我一张，我一家老小每天要在吃饭的桌子上聚拢两次，我想有一张好桌子。”

何文润吃饭用的桌子都是讲究的，他正踌躇间，潘叔叔又说：“先生要是舍不得，那就把后花园里那棵大梓树给了我吧，我自己做一个吃饭桌子。先生这回不要推三阻四的，兵荒马乱的，你园子里的树迟早都要砍了做枪把子。”

何文润笑起来，说：“我才没有推三阻四的。这棵梓树你拿去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人人都在慌忙，为什么你倒不慌不忙地要添新桌子？”

潘叔叔跪下叩个头，不起来，说：“何先生真是一个聪明人。我就把话都说了吧。阿进，你出去，站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”

阿进出去了。潘叔叔站起来说：“何老爷，我临街的两间房子卖给日本人竹下四郎开了太久产业公司——这件事你是知道的。今年春上他关了门，撤回日本了。前几天又悄悄回来了，还带着一个日本男青年。和我说了好多话，主要就是人要识时务。他叫我和你说，不要走，留下与日本人一起建立大东亚王道乐土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哦，你做汉奸了。这么说，这城里现在就有好多日本人的眼线了？难道我离开吴郭，日本人就会杀了我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四郎给我透过一个消息，说住在吴门桥的杨荫榆，也是留学过日本的，但现在对日本的大东亚理念没有一点理解，还在报纸上一直乱说话。这种人恐怕没有好下场。你是个有趣谦和的人，我家新北又受了你那么大的恩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对你怎样。你要走就悄悄地走吧，哈哈，你要不走，我怎么拿到梓树呢？”

何文润说：“章太炎以前对我说过一句话，小城市的人，反而自大。”

潘叔叔说：“自大总比自小好。自小了，没人看得上。”

何文润问：“日本人答应给你什么好处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一开始不能谈好处，要走着瞧的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家现在强势，英国老强盗都拿他没办法，美国人有《中立协议》，也是怕他的意思。我们就得倚靠他。何先生，你和我们草民不一样，日本人说了，你要合作，有大大的好处。”

何文润低下头冷笑了一声，喝了一口茶，说：“日本人，只会

打仗杀人而已。给我好处？配吗？”

潘叔叔说：“反正我把话带到了。唉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被四郎这鬼东西逼得苦了。我走啦，要去镶个金牙，早就想镶了。哈，祝你一路顺风。”

何文润坐着发呆，想哭，又哭不出，心里十分难受。忽然听得门外一片喧嚣，阿进跑进来，惨白着小尖脸说：“潘叔叔刚出大门就被人捅死在街上了……有人看见是潘新北叫住潘叔叔说话，然后边上就窜出一个人，朝他后脖子、后腰、后背，扎了十几刀……梓树拿不走了。”

何文润问：“那潘新北呢？”

阿进说：“潘叔叔一倒地，他就走了。”

书房门口，汉白玉台阶下，有人说：“何先生，我来了。”

正是潘新北。

何文润最好的学生潘新北，六岁时父母双亡，一个月里轮流去亲戚家里乞饭，寄住在花神庙里，给庙里做些事情。八岁时碰到了去花神庙祭花神的何文润，见他聪明伶俐，就资助他读了书，上了大学。他长得貌不惊人，瘦小干枯，阳光下，却是一身凛冽，寒气逼人。何文润看见这许久不见的人，忽然丝丝胆怯漫遍全身。他对阿进说，不要让他进来，他身上有冷气，我正头疼呢。你让他去隔壁待着，给他上茶。有话你替我们来回传吧。

以下是阿进来回穿梭，传送的语言：

潘新北说：“请阿进告诉我老师，不要走，留下来，为家乡父老做个表率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阿进，你去问问他，我听说上海、北平都有了锄奸队，他是不是锄奸队的？”

潘新北说：“我们有一些人，是自己组织起来的队伍。日本人已经在吴郭暗杀了，所以我们也开始暗杀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阿进，你去问问他，杀自己的叔叔，怎样下手？”

潘新北说：“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在裤腿上擦擦血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裤腿上擦擦？乡下人的习惯，不可想象。”

阿进去告诉潘新北：“裤腿上擦擦，不卫生，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，都不可以这样。”

几个来回过后，阿进告诉何文润：“姓潘的忍不住，嘴里不干不净的，什么文天祥、辛弃疾……”

何文润挥挥手说：“随他骂去，不要管他，只管给他茶杯里续水。他爹娘死得早，在世上六亲无靠，平时除了学习，没有什么爱好兴趣。对于这个世界，他没有什么留恋，不怕死，要做英雄。”

阿进去了隔壁好一阵子才出来，回来说：“他把茶杯推在地上砸破了，还把牙咬伤了，故意吐出一口血在白墙上……”

何文润说：“城未沦陷，血已满地。”

阿进说：“哟，我忘记说了，他还说起以前住在艺圃的文震亨老爷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文震亨是我学不来的，那么风花雪月的一个人，竟然为了‘忠义’二字投河自杀。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，他有死的自由，我有活的自由。”

珠帘一动，潘新北走了进来，说：“老师怎么这样没骨气？别

人打上门来，屁都不放一个，还说什么自由？”

何文润说：“我现在，活着比死难，谁都要我死啊。”

潘新北说：“只要老师带头抗日，就是我们的大英雄。虽死犹荣。”

何文润站起来拍了桌子，吼道：“书生不是用来打仗的！”

潘新北却也执拗，走上来也拍了桌子问道：“那书生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难道等着以后每天向日本天皇的画像三鞠躬？”

何文润说：“书生是用来传道授业和风花雪月的，外邦皇帝想让我鞠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”

潘新北说：“说来说去一句话，你就是贪生怕死。”

何文润骂道：“小猢狲，我贪生，干你屁事！”

潘新北几步跳到院子里，转过身回骂道：“我骂你一声他妈的。姓何的，你走着瞧！”

何文润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与死亡有关的一件事，风花雪月的日子一路过来，他几乎忘了这件事。

他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，与丫鬟们淘气，奔出大门外。十分安静的冬夜，仿佛听得见树上鸟儿的梦语。大门外，隔着一条石板路，无声无息地流淌着绕城河水，上弦月剪纸一般缀在高空。就在河里，突然有一处明亮起来，明亮的地方，下着鹅毛大雪，从天上接到河面，就如万花筒里转着的花朵一般。这一处孤零零的飘雪分外吸引着他，他张开双手，慢慢地走过去，越走越近，手几乎要摸到雪花了。阿进的父亲，何家的忠心老仆人，第一个从门里冲出来，看见何文润穿着棉袄漂在河里，风车一

样打转，双手在天空里抓着什么。他脱下鞋子就朝河里扔去，喝道：“哪个恶鬼在这里撒野？走开！”

以后，每年的第一场落雪，何文润的奶奶就要带着他去大穹山的念念寺，祖孙两代坐在雪地里念经文，祈福消灾，还要施饭施衣，为菩萨重塑金身。

何文润十岁时，奶奶去世。他那时已经显露出自由快乐的心性，说什么也不去念念寺了。后来，他又去了。因为他听说，念念寺里有一样与众不同的洗浴，大穹山上长满野蜡梅，每年蜡梅花开放，寺里都要收集花瓣，加上没见阳光的山泉水，压紧了，一起封存在陶器里，埋在山洞里，隔年天寒时拿出来，舀一勺子放在浴桶里洗浴。皮肤干燥的、无光的，洗了以后就变得光滑细柔，更有香喷喷的味道，几日不散。所以，每年冬天一到，何文润三天两头都要去寺里洗蜡梅花浴，给寺里的供养也比平时多了一倍。

今天想起念念寺，不是洗浴，是要去祈福求生。

他看看天，太阳不见了，阴云密布，风也慢慢地起来了。看来吴郭要下今年的第一场雪。他关照了阿进，让家里人按他的布置继续收拾东西，他一个人开了汽车去找娜拉，明天要走，天各一方，也许就是永别了。他要与娜拉一同去念念寺。

潘新北是何文润最好的学生，娜拉是他最好的女人。

最好的女人，总是不在身边的那个，是想见才见的那个。何文润二十五岁那年收留了娜拉，把她安置在三状元弄里一处名叫冷香苑的小院子里。娜拉那时不叫娜拉，叫王小兰，和母亲在街上乞讨，六岁，现在她十六岁。

娜拉在冷香苑里长大，何文润让她听古筝，从早听到晚，据说古筝的声音有让人高贵的力量，使人沉稳安静。娜拉听了五年，听得像块冷冷的木头，不言不语，几天也没有一句话。何文润只得换了周璇的歌让她听。周璇这年十二岁，发行了她的首张唱片《特别快车》，何等天真，又是何等风情。娜拉与她差不多年纪，一听就领悟了，从此也是既天真又风情。又有一件怪事，她身在深闺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学来一口脏话，因为不以为脏，一高兴，就挂在嘴边说，譬如说：“何文润，你来了？你妈妈的，多少天不来了？”

娜拉的妈妈解释说，她是从后窗走过的卖鱼娘娘那里学来的。

何文润倒是不以为怪，非但不怪，心里还暗暗叫好。美人不会骂人，就像玫瑰没有刺，终究缺乏真味。

街上反战的传单四处飘，却没有人，一片凄凉。

今天他去，娜拉说：“你好久不来了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你个杀千刀的。”

何文润说：“你看现在天上还有什么太阳，乌沉沉的，怕要下雪了。你陪我去念念寺做个雪花禅，好不好？”

窗外有几个女人的头一探而没，他起了疑心，走出去一看，一群女人，一个也不认识，见了他，四散躲藏。

他正想问娜拉，娜拉却一把扯起他的袖子，一路拉着他，把他朝大门外面推，说：“我明天一早也要走。跟的是吴郭电影制片厂的老板老刘，他死了老婆，他要娶我的。这些人是他上海、宁波赶过来的亲戚，住在我这里。”

何文润着急说：“我没法带你走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你知道的。”

娜拉说：“说什么废话？大家各自逃命去吧。我不怪你，你也别怪我。人人都有生活的自由。我就是为生活当了婊子，你也怪不得我的。他娘的。”

何文润扶着大门，一只脚在里，一只脚在外，叹气说：“你把我的一套全学上了。我要是不显得大方，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。”

大门被娜拉用力地关上，她在里面，叽叽呱呱地说着一连串没法记述的脏话，表达她展翅高飞的心情。

何文润站在门外，脑子里涌起一笔笔旧账，什么时候整修冷香苑花了多少，什么时候添置大量家具花了多少，养了她十年，请了多少先生，教古琴的、教古筝的、教字画笔墨的、教女红的……很快他就明白，他不是心疼钱，最主要的问题是，娜拉是个处女，他还没来得及享用她。

日本人破坏了无数风花雪月的事。

他想，算了，只要留得命在，风花雪月，后会有期。易卜生的娜拉，留不住。我的娜拉，凭什么留住她？

他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，说了一句：“别了，我的小娜拉！”

走过一队游行队伍，凄冷的街道有点热闹起来。群众是要聚在一起做点什么的，以便发散多余能量，造反、战争、舞会、看热闹……都是发散能量的形式。枪杆子面前的游行示威，终究是一个高发散能量等级，从队伍里的每一张涨红的脸都能看出